# 最后的嘱托

余坦坦

记得当年在荆州中学读高中时,每次上语文课,都喜欢听老师讲古今中外的散文名篇。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有碧野的《天山景物记》。“朋友,你到过天山吗?”我曾经充满激情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这篇与茅盾先生《风景谈》齐名的文章。这句撩人心魄的开篇语深深打动了我,也激起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遐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碧野的名字就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

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我会与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零距离接触。更让我感慨的是,碧野的女儿黄铮后来对我说:“你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个对他进行访谈的人。”

那是2006年夏天。当时,我还在长江日报社当夜班编辑,白天休息时间充裕,便打算写一个“武汉文化名人”系列。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作家任蒙,他建议我抓紧时间去访谈碧野,并把碧野家的电话给了我。

虽然学过文学史,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情况,也读过不少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尤其能背诵《天山景物记》,但要面对面访谈一位文学泰斗,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于是,我拉上大学同学——江汉大学教当代文学的索晓海教授,一同前往。

2006年7月27日上午,我和索晓海如约来到东湖之畔的碧野家中。开门的是保姆小余,碧野则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等候。“见”我们来了——其实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弱,基本看不见——他便扶着藤椅站起来,口里一边说着“欢迎欢迎”“天这么热还来看我”,一边伸出手来与我们热情握手。桌上茶点、水果都已摆好,显然老人为迎接我们的到访做了充分准备。“天气热,我就不穿那么正式了,你们也随意。”大概是觉得自己只穿了背心短裤“有失礼仪”,落座后碧野又特意对我们解释。

此时的碧野已届九十高龄,但身板还很饱满健硕,没有这个年龄老人常见的清瘦与孱弱,除了眼睛不好,他的身体、精神尤其是思维都还不错,这让我有些惊讶。尽管素无交往,又是初次见面,碧野却似乎对我的工作、生活和写作情况很关心。他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家庭和写作情况,并应着我的回答说着“不错”“很好”“你很勤奋”等赞语。最后还特别说了一句“你当了一二十年编辑,不简单呀”,让我倍感亲切与鼓舞。

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切入正题,从他的成名作及《北方的原野》谈起。关于碧野的成名作,当时文学界有不同说法,碧野告诉我们,他实际上的成名作是1938年在武汉写的报告文学集《北方的原野》。“《北方的原野》是我在两湖学舍完成的。那时我因为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满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一气之下,离开一八一师,来到‘战时首都’武汉。抗战前线血与火的亲身经历,武汉空前高涨的抗战气氛,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北方的原野》一发表,就受到好评,茅盾亲自推荐,说它是‘民族的火花’。可惜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碧野思路清晰,记忆犹新,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也能侃侃而谈。后来索晓海兴奋地说,没想到一番简单的交谈竟“核实”了一段文学史。

半年后的2007年1月19日,我再次造访碧野。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黄铮也在。这一次除了谈“抗战文学”之外,还谈起中国大陆刚刚兴起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这还是个新鲜的东西,看来很有意义,需要普及、推广、宣传。”显然,碧野对这一新兴学科很感兴趣,于是仔细向我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写作方式以及发展现状和趋势。听说我打算以口述历史的方式为武汉文化名人做传,他非常赞同。“用口述历史写武汉文化名人,这很好!武汉有很多值得写的人。武汉在中国的文学事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家都很多,作品也很多,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好好写一写。这些工作,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做啦!”他说。

见碧野对口述历史很感兴趣,我便“顺水推舟”,邀请他专门做一次“抗战文学”的口述,他欣然允诺。于是2007年3月3日,我第三次来到碧野家中,做了关于“抗战文学”的口述。“你要我口述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我很赞成。我九十多了,记忆还可以。不过最近精神也不是很好,有时候头昏,家人知道。家人跟我说话的时候,很简单的,太长了我经受不了。口述要高度集中,不高度集中那是不行的,所以蛮为难,请你理解。”“‘抗战文学’是现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也有很大的意义。我的很多作品,像《北方的原野》、像《太行山边》、像《在北线》、像《乌兰不浪的夜祭》,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两段话,是我根据碧野的口述录音整理出来的,录音我至今还保留着,是一笔不可再得的文学史料。

后来,我将这三次访谈的内容整理出来,作为我《笑遨江湖》一书的序言。书出版前,应碧野要求,我再次登门,将序言念给他听,请他指正。碧野听得很仔细,听完后说:“你有新的作品集出版,值得祝贺!书出来以后,还是送我两本,做个纪念吧!希望你不断努力,写出好的作品。你们青年人在文学上还是大有作为的!”这,或许是碧野对我们这些文学新人“最后的嘱托”吧!

丙午马年正月十五,适逢碧野先生诞辰110周年,因撰此文,以为怀念。

海论聊斋

王蒙:作家、学者,“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曾任文化部部长。

# 人何以堪 树犹如此

## 《橘树》:

王蒙

于受万 作

陕西刘爷,曾经担任过兴化县官。有一位道士到县上献给他一棵栽在花盆里的小树。县令一看,那是一株纤细如手指的小橘子树,他不喜欢区区小盆里栽的树,不想要。

刘县令不喜欢花盆里的细小幼树,极自然,第一,中华传统文化赞大厌小,大人是官长尊称,小人是君子眼中的反面教员。大人物、大境界、大志、大格局、大心胸、大气、大方……都是崇敬和追求的理想,是对人间某人某事某种特色的抬举;而小心眼、小意思、小气、小肚鸡肠、小算盘、小聪明、小九九,往好里解释是谦词,往差里解说是贬抑嘲弄。

其次是儒家道家,都崇信自然。老子讲“百姓皆曰:我自然”,尤其是“道法自然”;而孔孟之道,儒家比道家对于自己的修养慎独,多了对于反求诸己的强调的同时,又强调孝悌、性善、美德本是自然天性,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张载提倡的是“论万世”,龚定庵的《病梅馆记》否定的是盆栽的歪曲病态,冯友兰提倡的是“天地境界”。

刘爷有个小女儿,六七岁,那天恰是她的生日。道士说:“小树不值得大人赏玩,就算是送给女公子,祝她福寿绵长吧。”刘公接受下来。

女儿得到这棵小橘树,非常喜爱,把它放在自己的闺房里,早晚护理,唯恐它受到损伤。这是儿童尤其是女童的自然反应,怜爱小巧玲珑方便,愿意对这样的对象有所爱抚保护,对于大大大的崇拜其实是后天文化所造就,反映了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积极倾向。刘公任期将满,橘树长到一把多粗,开始结果。刘公一家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觉得橘树沉重,带走累赘,商量说就不要了,小女儿抱着橘树撒娇大哭。家里人哄她说:“只是暂时离开,过不多久我们会回来的。”小女儿听信了这些话,不哭了;却又担心这棵树被力气大的人扛走,非要家里人把树栽到庭院的地里,这才离去。

女孩儿的爱心,决定了一棵橘子树的命运;橘树有知,会怎样报答她的爱护呢?

女儿回到家乡,长大后嫁给庄姓人家。庄郎丙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兴化县令。当年幼女——他的妻子庄刘氏十分高兴,同时心想十多年过去,那棵橘树也许早就没有了。到了兴化,见那橘树长得有十围之粗,果实累累,数以千计。问从前的县衙门差役,都说:“刘公走以后,这棵树长得很旺盛,可就是不结果,你们到任,它首次结果,大丰收啦。”夫人更加惊异。

庄县令在任三年,橘树年年硕果累累。第四年,橘树忽然憔悴打蔫,不像从前那样兴旺。夫人说:“夫君在这儿的任期也许快结束了。”到了秋天,庄县令果然被解职。

异史氏说:橘树是真的和刘公的女儿有特殊的缘分吗,或者只是巧合?她对橘树的怜爱照料和看护,让橘树也通了人间情义,它结出那么多果实回报刘女,而忽然不结果是因为知道要离别了,依依惜别。物尚如此,人何以堪!

极其美好的一篇短文,总共不足380个字,令人难忘,令人依依。其故事,其叹息,离不开《世说新语》里的记叙。“世”里写的是东晋桓温大将军看到当年的柳树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为时光流逝、大业未成而悲怆。到蒲松龄这里,从单纯的事业与时光的人生之叹,变成了人与万物的互恋互惜、互聚互别之情之谊之爱之互动,未必是真,未必无因,从而越发感动。

当然,我们很难不承认人的某些主观性、主体性、自在性、自为性、情感性、实践性、力行性、生命性、即灵性;同时我们也很难不承认世界的总体的物质性、自然(自己存在,自己运动)性、客观性、变易性、辩证性、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淡性。

光阴无情,祸福难测;么办呢?作为小说家,作为诗人,作为文学的天才精英巨人大匠,他宁愿想象和寻觅物质的灵性知性感情性,宁愿想象世界的相通与众生的多情,橘树也好,松柏杨柳也好,从幼苗到参天大树,它们不是与人一样地从童年长到壮年吗?它们的满树硕果,不也就如人的成就收获吗?它们的荣枯变异、七灾八难,不也正如人类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吗?老爸县官不喜欢的盆栽橘树,小丫头爱不释手,全家皆曰可弃的树与盆,小丫头哭闹才将它栽到地里,而后,它不应该以盛装硕果来庆贺与恩人的重聚吗?它能不以悲哀的憔悴惜别昔日的幼女、后来的夫人,终生的恩主吗?

世间不但有树上钉钉的生物学和物理化学,世上毕竟还有云霞雾霭里的诗学美学,还有艺术与道义信仰,还有想象与梦幻,还有祈愿与抚慰。就让橘树好好地感恩一下庄刘氏吧,就让当年的小丫头永远珍惜她的晚辈大朋友参天硕果橘树对她的感念与知情吧,树因人而通灵,人因树而有更长久更高大的寄托与境界,蒲松龄留下了比功名更伟大的精神遗产,我们再读几遍感人至深的《聊斋·橘树》吧。

# 一面之缘

赵投桃

黄昏时分,我从办公室出来,绕过放鹰台,步行回家。秋天的东湖清波邈远,一群雪白的湖鸥从天空划过;武汉大学临湖的树林,显出深深浅浅的酡红,又间杂着常绿树木的葱茏鲜丽;凌波门畔的芙蓉树,正绽放一簇簇艳红的花朵。湖光山色两相撩人,走在东湖西岸,竟是别样的清冽而美好。

忽听手机铃响,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还透出几分神秘:“今晚她呀,肯定要来事。我在暖房等你。”来电的是花卉中心的老罗,这是他第二次约我来看昙花。他前年已经退休,却耐不住家中清闲,心里惦记着他伺候了半辈子的花花草草。他还像上班一样,每天来花圃里捯饬,像从未离开过岗位一样。

多年前我调进省委机关,曾在花卉中心的暖房边寄居。虽是一方平房,四季都住在百花丛中。晨起花香绕窗,暮时落英沾衣,自有说不出的妙处。老罗整日在花圃里忙碌,我和他自然就熟络起来。老罗于华中农大植物系毕业,当年本有机会去做大学教师,却乐颠颠地来做了个花匠。他说他一生跟花有缘,笑称自己是“花痴”。我跟着老罗认识了很多植物花卉。他曾送我一本《芥子园植物考》,我日日翻读,竟成了常备的枕边书。

花卉中心在省委大院的东南角,紧挨东湖西岸。湖风透着寒意。远远看见,老罗痴痴地站在暖房门边,身影凝然。暖房有半个足球场大,各色花儿开得一如春天,浑不见秋寒的萧瑟。老罗曾对我说,跟花儿待在一起不要说话。老罗秉性沉静,我俩相处时,他常是默然相伴,鲜有话语,却从无尴尬。

走到近前,我和他会意一笑,随即紧跟他走进一间暗房。连日来,老罗选了两株同龄昙花,白日皆搬进这暗房中。他对甲株模拟墨西哥热带沙漠环境,彻底断水,并施以高温光照,执意阻止其夜间开花;对乙株却不干预,任随自然节律,在花期自然绽放。花事有信,容不得耽搁,老罗算准乙株盛花期的最后时刻,笃定乙株今晚应该“会来事”。

老罗揿亮电灯,一室微光里,一架昙花映入眼帘。枝叶繁茂,如瀑布般斜挂在金属支架上。数枚花蕾紧紧闭合,犹如婴孩握紧的小拳头,饱满又娇秀。细弱的花萼托住花苞,显得不胜重负的样子。老罗凑近昙花,指尖轻捻着花舌,压低了声音说:子夜时分,定可绽放。

老罗已摆开围棋。他执黑,我执白,黑白棋子落在棋盘,好似墨迹在宣纸上慢慢洇开。约我来看昙花,是老罗想我陪他下棋的小诡计。老罗下棋,我笑他是“温棋”。一颗棋子,他思量十来分钟,慢得像花开的节奏。离昙花绽开还有四五个小时,正好和他温完这一局。他间歇吃烟,偶尔品茶,等待中,我仿佛听到了花瓣坠落的声音。

趁他长考的间隙,我起身步入暖房。这里光华如昼,各色花朵不分时令地争艳,鲜艳妖娆,酴醾溢香。

忽然,老罗在暗房门口向我招手,脸上是孩童般的兴奋与郑重。我跟着他蹑手蹑脚再次进得暗房。老罗给甲株又加上了一盏射灯,将光束对准昙花。经过几天的偷天换日,这株昙花似乎被迷惑了,那花苞没有裂苞的任何迹象。它受了老罗的蛊惑,势必错掷花期。老罗语气肯定地说,明日白天,它定会为芸芸众生,好好开一次花朵。可我暗想,若它真的在白日开放,还会是这般摄人心魄的模样么?

这边,老罗预感乙株要开了。我和他移步上前,离昙花约莫一米远,他打开手电筒照准昙花。此时,乙株的花苞慢慢膨胀,花瓣初裂,花萼轻轻翘起,绛紫色的外衣一层一层散开,散开,再散开……果真是那个极俗却极传神的比喻:美人脱衣。约莫半个时辰,花筒豁然散开,花瓣尽数舒展,起初大如碗,继而大如斗,洁白的花瓣如雪似霜,恰似冰山雪莲花。随之而来,一股奇异的清香弥漫开去。彻底绽放的昙花,花瓣瑟瑟,花蕊轻颤,那醉姿,竟让我感到了莫名的敬畏。那摄人心魄的白,在暗夜里静静燃烧。

望着眼前这株昙花,我想起昙花的传说。昙花原是天上的花仙子,爱上世间一位叫韦陀的青年,玉帝得知后大怒,将她贬做凡间草木,只许她有一个时辰的花期。昙花痴情不改,她算好韦陀每晚出行的路径和时间,在他经过的路边盛开,只与心上人见一面,一生一世只见一面,一面就足够。可韦陀太大意了,他就是认不出她,直到今天也没有认出她。

它穷尽一生的等待,只为这一刻的绽放,而那个叫韦陀的人,却终究不曾看见。今夜昙花为谁未眠?在它即将凋零的刹那,我有幸成了这世间最后一位与之谋面的人。

时辰已过子夜,我踏着东湖的薄雾回家,水果湖的湖面上,有几只野鸭扑棱棱飞起。夜色混沌中,我回望东湖边的花卉暖房,仿佛看见一个白衣白裙的女子,翩然而来,她步履匆匆,似要去追赶错失的花期,去赴那一场千年的等待。

哦,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感激这株昙花,以一瞬的芳华,赠予我一场极致的美好。也感激老罗,这个穿束如老农模样的花匠,以半生的痴念,守住一份纯净的美好。他做实验想让更多人看见花开,却终究尊重每一朵花自己的时辰。我与老罗相交多年,从未有日常的寒暄和问询,却总在相见时心生欢喜,一见如故人。与老罗待在一起,在花开花落间,我渐渐领悟到,人生也如草木,荣枯有时,聚散随缘,唯有心守澄净,淡然自在,方能感知到你身边的美好。

# 喝酒

陈刚

父亲摸夜路从面铺冲的酒作坊里买回来一瓶窖藏老酒。他以为我们都睡着了,悄悄地溜进屋。他的脚步比影子还轻,轻得他整个人都像是从寂静夜色里飘离出来的一小团黑。我们躺着没出声,心里却明镜似的,知道他在谋划一件大事。

当了十年民办教师的父亲一直渴望转为公办教师,这是他的人生大计。他觉得实现这个愿望,可能就差一个熟人的距离。一个可以疏通他与领导关系的熟人。

有人介绍了这样一位熟人。熟人是个胖子,满脸富态相,都不像个庄稼汉。介绍人捂着嘴对父亲耳语,他是教育局领导的舅舅的亲姨佬。熟人坐在我家的火塘屋里,大呼小叫领导的乳名。熟人跷着二郎腿说,不就转个正嘛,这屁大点事。父亲喜出望外,激动地从炕架上取下一块腊肉,叫母亲赶紧去做饭。熟人执意不吃饭,说等填了表格盖完公章再吃不迟。熟人临走的时候,笑嘻嘻地说,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对吃什么真的不在乎,就是喜欢喝两口。

父亲听懂了这句话,家里的确缺一瓶好酒。但父亲不想白天去买。或许是担心若有路人好奇地问,他拿什么话圆场呢?父亲是个诚实的教师,并不擅长撒谎。所以,他才要等到夜深人静时。

酒买回来就放在窗台上,预备着款待熟人。全家人都期待这瓶酒能给父亲带来好运气,开启他新的人生。甚至感觉好日子不远了,扳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等了好几天,介绍人来了。他的表情有些奇怪,不停地挠脑袋,吞吞吐吐地告诉了一个令我们吃惊的消息。那个熟人是个“白日佬”——说大话的骗子,所谓的“教育局领导的舅舅的姨佬”,绕了一大圈,其实只是那个领导舅舅的姨佬的姐姐的邻居——八竿子打不着。最不该的是,他在争田界时,用粪舀子把邻居打伤了,现在恐怕连转个弯儿都不好弄了。母亲像遭到偷袭一样,惊讶地睃了我一眼。我感到她的目光和我的身体一起颤抖了一下。我心酸地低下头,但我的忧伤改变不了眼前的事实。我听到自己在心里说了一句,唉,可惜了这瓶好酒。

父亲的神情则镇静得多。他近乎绝望的懊恼,只是通过铁青的脸色略有显露。他是一名严肃的乡村教师,也许这样的表情并无不妥。介绍人说完,就像个讨碗水喝的外乡人一样匆匆离开了。母亲这才想起,都忘记给他泡一杯茶了。

那瓶窖藏老酒无奈地坐在窗台的角落,不动声色地等候着另一位“熟人”。

老酒灌在装过葡萄糖溶液的瓶子里,密封得很好。我经常观察瓶中略微发黄的琥珀色液体,从不同角度查看液位线的变化,想象酒的芳香气味。有时还把瓶子抱起来,猛烈地摇晃几下,再忽然停住,观赏瓶中无数的细小泡沫旋转着跳舞。十岁的我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认为酒香就装在那些泛动的气泡里。我望着久久不散的酒花,垂涎欲滴,但不敢偷喝。我有过怂恿弟弟偷父亲荷包里的香烟抽,亲眼见他挨过一顿揍的历史教训。想想就肉疼,虽然他没有出卖我。

很快进入暑假。村里的放映员从县城引进来一部过期的港台电影,叫《醉拳》。看完这部露天电影后,我兴奋不已,豪情油然而生。这部电影促使我多次假设过的饮酒计划变成了伟大实践。我拎开瓶塞,浓烈的酒香冲出来,忍不住仰头干了一大口。嗨!味道真不错!又干了一口。那种负罪感和获得感交织给我的亢奋与刺激,简直没法形容。一团火从喉咙眼里往外冒,眼前的景物不安地抖动。我放好酒瓶,踉踉跄跄地溜到后山的荒田里。我嘿嘿嘿怪叫,耳畔全是苏乞儿告诫黄飞鸿的话:醉拳,醉的是酒,醒的是心。我摇晃着步子,喘着粗气在荒田里伸胳膊踢腿,动作迅猛,像鸡飞,又像狗跳。我满怀激情,斗志昂扬。

那个夏天,后山的荒田成了我的演武场。隔三岔五,我就偷瓶中的酒喝,到后山的荒田打醉拳。我每次喝罢就往瓶中灌注凉开水。我精心研究过酒的液位,始终保持液面泊在那条有“500”数字的横线上。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这瓶掺了水的酒还未派上用场,父亲就转成了公办教师。教育局在全县遴选十名优秀民办教师,赶在秋季开学前统一转正。父亲的综合评分排在第二位。好消息来得太突然,全家人连激动都没准备好,真是折磨人。

这瓶预备慰劳“熟人”的窖藏老酒,成了父亲一个人的喜庆酒。他先抿一小口,屏住呼吸,回味好久,才长长哈出一口气,像个颇有风度的酒徒。他说干,一仰脖,没了。他犯不着说干,又没人陪他喝。他还说干,再仰脖,没了。他心里的喜悦都洋溢到脸上来了,满脸的含英咀华。他还要喝。母亲说再喝就醉了,一瓶酒都干完了呢。他不相信地摇了摇空瓶子,才喜滋滋地去推磨。那天,他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一口气磨完了两簸箩的苞谷籽。

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喜欢把这件事挂在嘴皮上吹牛:要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真没错,我转正那天,一个人干了一瓶酒,还没找着感觉。听者满脸狐疑地看着父亲,他脸上的惊讶表情,让父亲很受用。父亲越发得意,摇头晃脑地说,要是放开量喝……母亲实在听不下去了,避虚就实地说,那是酒好,窖藏了十年,不然咋恁贵!你怎么不说一顿喝了十斤酒呢?我们这才知道,父亲是花了十斤白酒的价格,才买到了那瓶窖藏老酒。父亲显然被母亲的这句话噎住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赶紧改口说,哦,是的,好酒不醉。只有二两酒量的父亲,再也不好意思跟人吹牛了。

直到这个春节,我才说破了酒的故事。弟弟在一旁捂着嘴偷笑。原来偷酒喝的还有他。当然,他也是喝一次灌一回凉开水。